

## 【红楼百味斋】

□于瑞恒

人们对“红楼”中印象最深的文物应该是：妙玉要扔掉的价值不菲的成窑五彩小盖钟，和名字古怪的瓢儿、绿玉斗；贾赦从石呆子那里抢来的带有古人真迹的湘妃、棕竹、麋鹿、玉竹古扇；秦可卿下葬用的万年不腐的铁网山楠木棺材；贾母的缙丝《满床笏》，给宝琴的鳃履裘和宝玉的雀金裘；北静王给宝玉的鹤鹑香念珠；元春赐给宝玉、宝钗的红麝香串，王熙凤的玻璃炕屏等等。红学家周汝昌说：“《红楼梦》中的一器一物，皆非随意写就，而是‘物皆著我之色彩’”，由物可以见人。可以说，红楼中的文物物件都藏着这个家族背后的秘密。

妙玉是带发修行的尼姑，她随意拿出的茶具，却是“白玉为堂金作马”的贾家、“丰年好大雪，珍珠如土金如铁”的薛家和已历五世的巡盐御史林家的小姐、公子都没见过的稀奇之物。这说明妙玉的身世只会在这四大家族之上，而且其家族没有经历过靠变卖文物才能维持的家道中落。可这个被困在栊翠庵带发修行的小姐，却难守“不蓄金银”的佛门戒律，以此来暗喻自己“入世冷挑红雪去”的孤高。她过洁成癖，把刘姥姥当成精神防御的对象：“若我使过，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给他”。可她哪里能预料到，当王熙凤的女儿巧姐和她一样遭劫受难时，刘姥姥为救巧姐变卖的家中，可能就有当年宝玉转赠给刘姥姥的成窑五彩小盖钟。王熙凤得意浓时多给刘姥姥的一吊钱，竟成为日后刘姥姥对她最大的报答——救巧姐出火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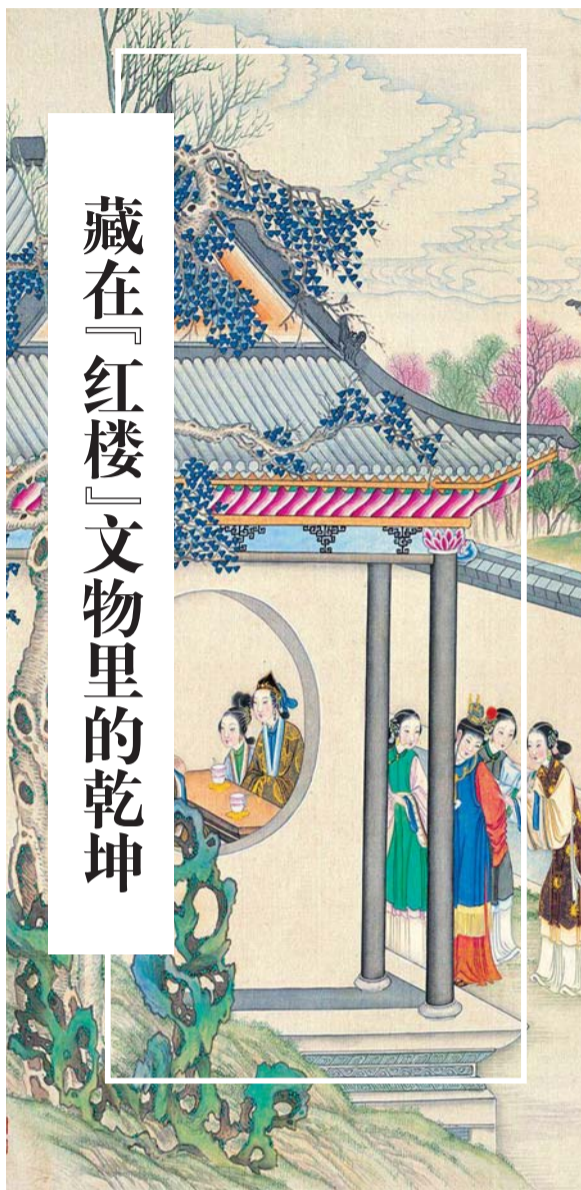
秦可卿是贾府的重孙媳妇，下葬时用的却是“帮底皆厚八寸，纹若槟榔，味若檀麝”，出自潢海铁网山的万年不坏的楠木棺材。这棺材不仅材料和规格都僭越了礼制，更费解的是，棺材的原主还是“坏了事”的义忠亲王老千岁。很多学者作家都在挖掘秦可卿与皇家的关系，但最终却谁也无法证实。同一口棺材，既把义忠亲王政治上的“败落”与宁国府的“淫情”败露勾连起来，又讽刺了将基业万年不倒的欲望寄托在棺材上的荒唐。在封建专制体制下，义忠亲王老千岁“坏了事”，照样可被株连九族；秦可卿用上了万年不坏的棺材，也对抗不了肉体的腐烂。人世间能对抗死亡的只有新生命的诞生，而这个贾府“第一得意”的重孙媳妇，却使“长房内绝灭无人了”。正如朱柏庐在《朱子治家格言》所言“伦常乖舛，立见消亡”，这具棺材最终成为贾府“造衅开端实在宁”的物证。

另一边，荣国府则是败在“奢”上。一座几乎挖空了贾府家底的省亲别墅，自然少不了珍贵的古董文物。虽然曹公没有细述其数量，但因为文物历来是大户人家身份地位的象征，奢华的省亲别墅自然也就不可或缺。从贾府为元妃省亲仅采买小戏子就花费了三万两银子来看，大观园购置的文物价值，应该是个天文数字。连从官里回来的元春，在园中走了一趟就连说了三次太过奢华了。

一座美轮美奂的大观园，既把贾府的富贵奢侈推向了极致，也埋下了日后败家的祸根。贾蓉曾对他父亲贾珍说：“果真那府里穷了，前儿我听见二婶娘和鸳鸯悄悄商议，要偷老太太的东西去当银子呢”；连天仙一样的林妹妹都说：“我虽不管事，心里每常闲了，替他们一算，出的多，进的少，如今若不省俭，必致后手不接”。尽管荣国府早已入不敷出，但上上下下却依旧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。虽然探春进行了一次改革，也只是蠲了买办每月替小姐买头油脂粉的二两银子，和宝玉、贾环、贾兰在家学里一年吃点心买纸笔的八两银子。贾母、王夫人等主子的待遇却未动分毫。身子都掉井里了，耳朵怎么还挂得住？这场隔靴搔痒的改革，最终不过成了一场儿戏。

贾府中最会享受的第一人就是贾母，压箱子底的宝贝也最多：墨烟冻石鼎、紫檀透雕、慧娘绣的花卉诗词璎珞、缙丝《满床笏》、上百年的老参，送给刘姥姥的软烟罗一下子就是两匹……贾母到底有多少宝物虽没一一细说，但从刘姥姥的眼中看去：贾母房中不仅有厚实的大箱，还有得用梯子才能上去、“比一间房子还大”的大柜，可想而知其数量之巨。王熙凤让鸳鸯仅偷出两箱子，就暂时化解了荣国府的危机；贾赦要娶鸳鸯，恐怕也是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。所以贾母才会在斥责时连王夫人也捎带上：“你们原来都是哄我的！外头孝顺，暗地里盘算我！有好东西也来要，有好事也来要……弄开了他，好摆弄我”。这个表面上啥也不管的贾府最高统治者，其实心如明镜。她连早年放在仓库里、比薛姨妈年龄都大的软烟罗、霞影纱有几匹都记得清清楚楚，能不知道王熙凤让鸳鸯偷自己屋里的宝贝？但她明白，凤姐支撑一个早已入不敷出的贾府有多难，所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帮着凤姐维持着这个摇摇欲坠的大家族。然而，对于贾赦、王夫人等人的背后算计，贾母却绝不姑息，因为这些不肖子孙只会加速荣国府的倒塌。

## 藏在「红楼」文物里的乾坤



古人言“积善”“读书”才是家族坚固的根基。而荣国府的后代却是“一代不如一代”。世袭了一等将军爵位的荣国府长子贾赦，生性好色，荒淫昏聩，滥施淫威。贾赦与贾雨村勾结，强索了石呆子二十把古扇，为了几把扇子就“弄得人坑家败业”。后来贾赦被革职，锦衣军奉旨抄没贾家时的罪名就是：“交通外官，依势凌弱，辜负朕恩，有忝祖德”。贾赦是荣国府不肖子孙的祸首，也是荣国府必然败落的代言人——“漫言不肖皆荣出”。他为抵债，能把亲生女儿迎春以五千两银子卖给那“得志便猖狂”的孙绍祖；他赞扬贾环，认为他才是未来荣国府的接班人：“咱们这样人家，原不必寒窗萤火，只要读些书，比人略明白些，何必多费了工夫，反弄出书呆子来”？贾政虽然貌似勤勉，但也是于诗书不通，认为“袭人”的名字是宝玉的刁钻之作，显然是不知出自陆游的“花气袭人知骤暖”。所以在贾政王夫人房里插花用的汝窑美人觚，就是孔子说的“觚不觚”——意思是礼崩乐坏，装酒的杯子越来越不像杯子，也暗喻王夫人的上不了台面与不中用。“觚”还是多角棱形的器物，容易伤人；“觚”还通“诡”，指性格阴邪诡诈，也象征着王夫人表面贤良、实则阴鸷：逼死自己的大丫头金钊；把彩云南配给了容貌丑陋、酗酒嗜赌的旺儿之子；解散了戏班；撵走了无辜的晴雯。宝玉最亲近的人晴雯的死，最终刺痛、刺醒了宝玉，他在《芙蓉女儿诔》中，毫不留情地把自己的母亲——王夫人斥为“鸩鸩恶其高”，而晴雯则是“犯慈威，抛孤柩”。

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，《红楼梦》中的文物也是见证贾府兴衰的一条暗线。古董商人冷子兴在《红楼梦》第二回“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”中说：“如今的这荣宁二府，也都萧索了”“主仆上下都是安富尊荣者尽多，运筹谋画者竟无一”。在旧时，古董商人是能最了解达官贵人真实境况的群体：“一局输赢料不真，香销茶尽尚逡巡。欲知目下兴衰兆，须问旁观冷眼人”。

冷子兴就是那个冷眼人。他熟知谁在买进文物，谁在卖出文物：买进的意味着飞黄腾达，卖出的则意味着日暮西山。即便荣宁二府从外面看，还是占了半条街的峥嵘轩峻，但内囊早已开始被蛀空。“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”也只是暂时的，最终逃不了“荒冢一堆草没了”的结局。当年笏满床、金银满箱的“红楼”，最终也不过成了又一座陋室空堂。

## 【行走笔记】

## 一次“增信”之旅

□张文涛

这次带领中国残奥举重队赴埃及参赛的经历，如同一颗投入心湖的石子，激起了长久涟漪。半个月的朝夕相处中，我不仅为身为中国人的自豪与自信而动容，更亲眼见证了两大文明古国如何以体育为舟、以真诚为桨，让友谊与互信在跨越山海的交流中，沉淀为值得铭记的珍贵记忆。

最初接到任务时，我的心情忐忑。队伍中32人里过半是轮椅运动员，从北京到开罗近20小时的长途行程、陌生环境与未知挑战，都让“安全”二字始终悬在心头。但后续的经历证明，所有顾虑都在埃及友人的热情与善意中渐渐消散——真诚的微笑与主动的关怀，永远是打破陌生、拉近距离的第一把钥匙。

我们的队伍并非“新手”，多数队员曾在东京残奥会并肩作战，出国参赛的经验并不匮乏。即便如此，面对此次行程，大家仍带着十足的认真，克服长途跋涉的疲惫：12小时飞行后转车前往驻地的途中，有人主动帮队友固定轮椅、整理行李，有人提前熟悉比赛流程与当地注意事项。我们此行的目标清晰而纯粹：既要在赛场上展现中国残疾人运动员“挑战自我、奋勇拼搏”的精神风貌，让世界看见中国在保障残疾人权益、推动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方面的切实努力；更想以普通人的身份走进埃及，通过日常交流与文化探寻，搭建起中埃民间友好的“微桥梁”。

驻地处于开罗东南部的国际奥林匹克城，园区规划规整、安保严密，外部人员出入管控严格；出行依靠无障碍车辆闭环接送，轮椅运动员上下车、行进均有专人协助，这让我们悬着的心彻底放了下来。比赛场馆设在开罗以东45公里的新行政首都，每天往返途中，车窗外广袤的沙漠绵延不绝，几乎看不到农田与成片树林的痕迹——后来我们才了解到，埃及仅有5%的土地为耕地，其余多为戈壁沙漠。也正因如此，返程时在飞机上偶然瞥见的尼罗河畔绿洲，才显得格外珍贵，也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“土地孕育生机”的分量。

在埃及的日子里，最温暖的莫过于真切感受到埃及人民的友好。他们国家有负责竞赛项目的主席，虽年长且腿有残疾，仍执意亲自驾车带我们到30公里之外的超市采购生活用品，让我们十分感动。比赛场馆的志愿者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说“加油”，街头遇到的年轻人看到身穿中国队队服的我们，都会笑着挥手道“China! Good!”。

中国队员们也用好自己的行动，真诚回应着这份友好。在驻地，大家认真准备比赛，遇到工作人员总会主动问好、道谢；在赛场，每个人都拼尽全力、不负使命：山东运动员崔建金以超过巴黎残奥会标准10公斤的成绩两次打破世界纪录，全场观众的欢呼声几乎要掀翻屋顶；其他队员也发挥稳定，最终帮助中国队拿下金牌、奖牌双第一的优异成绩。

这次埃及之行，于我而言不仅是一次工作经历，更是一次意义非凡的“增信之旅”。通过体育交流与民间互动，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与信任得以深化，这亦是此行最深远的收获。